

水心集

冊一

水心集

四清齋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跋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後

愚以不學之軀承乏甌郡見其負山濱海磅礴清淑之氣鍾爲人文誌乘所載多鴻篇鉅製而裒成全書垂世而行遠者則惟忠文王公文節陳公二集傑然與山川爭其巨麗焉抑又思南渡以來東甌作者二公而外莫如葉水心先生王公論劾史浩疾惡如仇厥後浩薦先生而不爲其所用光宗不朝重華宮陳公與先生俱積誠極諫而贊翊嘉王以安社稷亦不謀而合乃二公之集行矣何先生之集猶未昭昭在人耳目間也歲甲戌學憲雷公按臨留意先生之文學博王君得之於其後裔惜其缺而不全也於武林藏書家覓完本爲補其缺以付剞劂學憲暨觀察朱公俱爲作序俾與王陳二集並行且嘉予王君採輯之志不置昔揚子雲之著太玄法言也藉桓譚而益顯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宋歐陽公傾倒於殘篇敗簏之餘然後大行是至文原有待而傳也先生之文已歷數百年風雨之所剝蝕兵燹之所遷移而遺篇尙留天若默相之以待後人之表章者則王君之功幾與桓歐埒矣且夫先生生於東嘉人文極

盛之會邇其師友淵源王陳二公外如鄭景望薛士龍諸公皆學醇道粹著述必富今也文獻縱寥落矣安知不存什一於千百儻因讀先生是集而各出所藏以互相考訂將甌之文沿古而盡行於今甌之人亦由今而漸復乎古玉蘊山輝珠藏川媚詎非忝守茲土者之與有榮耶至於先生之作神心窮天地偉烈動海嶽如登清廟明堂金奏而玉應前人論之詳矣非愚區區不學俗吏所能贊其萬一也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月後學俞文漪敬跋

舊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繇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爲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諧序

黎序

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栢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續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德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舊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

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泰和王直書

宋史本傳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

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

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繇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

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計侂冑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冑侂冑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冑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卨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冑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

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
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
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與陛下申命大臣先慮
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
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
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
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
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
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
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
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
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爲可免南